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舊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懼，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委就大計者，遠細行周公所以點管舉也。遂俱入曰：「王請先事為孝平，豈塵不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遲破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春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頤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敵血赤色，不取為失機，取之史信計猶豫蕭何，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還，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使帝曰：「善！」卒取定。○或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依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善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懷責且亢。遂解僕射，追冊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裏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失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王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無忌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極得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贊佐之力，克翦多難，肅清宮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右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實休戚，效挺夷險，嘉庸懿績。

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顧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有欲公等後嗣長為藩輸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疆公土宇邪雖其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不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而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固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其事有如不同臣願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亂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深行江古文發言可是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參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輕遠自當不質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周敏銳而正詳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陳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博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謁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

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諍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譽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
嘗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聽后既立衛之敬宗揣后指言無忌
反謂逮捕帝遂詔削官爵直子黔州終音卒○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徵之政
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納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奸臣陰圖帝暗
於聽受卒以屠獲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其以奇

孫鈞為猗氏令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無忌等並以離遠帝室其議遂寢夫秦
壞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治論者率指秦為作俑者太宗果有益於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為一定之制誠
可行也行之無疑今則未嘗稽古而議數臣初不願也又從而寵焉為國固先王之道者乃如是乎愚
竊謂太宗之為君大抵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達邦於歲月凡治古之盛名其自親見之矣口分指
反世業祖庸調之法近井田之名矣府衛隱兵寓將之法近鄉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校冠帶百蠻行
者不齋糧居者不閉戶刑既措焉而悵然慕古猶寘遺恨者獨未封建爾於是刺史出襲遠行而旋置
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固非有好治之誠也故其為善亦多近於矯飾考之於悠久則本真欲盡
而不可掩受諫未久而譁拒之意屢形崇儉未久而奉養之欲屢熾以帝王之度卒不能遺一毫麗於
胸中然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唐之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不保正史

長孫順德與忌族叔

順德太宗時為號衛將軍以受賊首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

弟數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余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冬通餉問順德絕糧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累還第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高祖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義之故帖莫能贊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徵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怠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晉語詔罷封禪○違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成主人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鏡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讐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言吾惠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炳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敬其君心而至其臣職矣

○高僧惠客詣左右曰今方何書尤急李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不率音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教朕年五十日以衰服喪子守窓而弟友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長財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壁者保傳之夫清閭則非無生真全立府官不得過四

考著為令○帝嘗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桑傷安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聞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子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邊危弱反德器然後敷遣肯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養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少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聞侍帝許立為嗣因詔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殺之俾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圖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雉化為雛童子反之入殿鳴陳倉雄鳴南陽儀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泰故雄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為惡名莫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即必再興再興為念兵兵全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試其計帝意遂決東道良懼上言臣請擊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但達將付兵翔鷹古外反雲翻漢魚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振高昌突厥反屢破突厥陛下止發蹕指

示得歸功聖明帝銳意蕩平不見省○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固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室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革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侍卿且德音在耳陛下何遠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幕壯士反今立之奉天下耳目何帝羞歎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觸角反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殺道休反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令李勣議吳武氏立乃賊歲餘卒

互註以書專家後莫能繼蘇遂良杜稷臣一德無二論事急切詳見下傳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與音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日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閱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負節行淳學晚更事永徵三年進侍中主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稱况天子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敗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復克舜而廢史冊哉願寬與羣以順眾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李侯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杜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傳漢書並請作附昔微子既去商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貶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威始上疏極言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朱濟

來潘揚州人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晚得時務擢進士貞觀中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永徵二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閨賢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閼雅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繼後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武氏已立不自安○帝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下並以餘反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耕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下之宜也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故濟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郴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絃刑周雖右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都處俊孫處約四人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寧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單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高智周傳云得禹全人在殿中因旋可也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食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號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祖元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宜有種耶

李義琰弟義琛

李義琰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遠侍郎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固爭事得寢帝每顧問必輒切不回後以疾致仕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時人以比漢陳廣○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怒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清英拔可使追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加七階初

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詔屈為加禮及義琰，再使亦坐召之。義琰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調涉貴墳與貞觀初擢進士第，連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寘私未嘗不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納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選。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蓬羽鶴鷩。並非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崎錯婉媚，及貴顯人多致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初，武后得志，遂奪制帝尊稱，帝不能堪。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尊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恐后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之。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獲，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奉嬖佞，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而不省反天之網。饗陽之明，卒使昧昧並反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瓊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豫不逐江夏，害吳王，禡不諧死劉洎，其盛德可少嘆乎？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無忌遂更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詐與遺愛善，流豫州。無忌曰：族滅諸將。帝以晋王為太子，又故立于王，格無忌，固爭。乃上聞，廷誅格，格盈刑。呼曰：社稷有臺，先劉洎事，見《通鑑》。

杜正倫

杜正倫，湘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敬羨。○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

宗姪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恩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在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半載累德帝悅○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屢陞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農可擾以驯然頷有道鱗攫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莫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輒卿於朝以佐太子謹之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啻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悟况太子生深宮不知耶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徒其語我來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聞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連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北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詳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連蘭臺大夫擢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訟考耕飼勤勞以為常儀鳳初進中書門下三品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聽之卒諡曰定○智周始與韋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領產結四人雖固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宦至宰相乃可知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踰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顯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

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既伸覽草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將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立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遠安尉子測漢皆擢進士測為尚書左丞漢歷鴻臚卿日本使在日本國名嘗遣金帛不納惟取賤一畧為書以貽其副測子鍊漢子鍊又有清白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高宗選秘書少監詔與郭待舉參長清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上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真遠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或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即移反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方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時為周興所誣構殺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太宗拜兵部尚書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尤會事機永徵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程太宗自將討遼因號所幸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希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有故家風董封趙還遼司農卿○弟弘武少修謹遼西臺侍郎帝嘗護曰爾在戍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妾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盧承慶

唐承慶字子餘幽州人美儀矩博學高才貞觀初為秦州參軍事太宗偉其辯擢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詳帝嗟賞之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解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諡曰定。承慶與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怪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從孫藏用。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詣林甫建議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錄錄成以為宜。祥道少襲爵顯慶中易遷吏部知選事乃釐補較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其格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難矣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虛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額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依去就民知違徙則依苟且以

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迦新送故之舉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儕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擬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曾吏理有未盡宜精革之以清其選會杜正倫亦言人流者眾為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勸威子進取無它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數欵累數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寃滯○麟德初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臺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乾封元年卒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專憚之時興宗從豫苑中言晉州出佳鷄笑法可捕取帝曰齊賢宜捕鷄人耶卿安得以此待之永昌中天為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鍾然達讀不憚寒暑許敬宗頗屬廷之○時張仁穆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穆為造姓曆狀式銓陳鉗鍵周密敬玄因其法衛綜有序自永徵後選員漫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論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職抵罪而憲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中高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焉儀鳳元年拜洮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大敗敗楊州長史卒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至註高宗嘗以飛帛賜敬玄曰資敬沃鑿丹誠載武傳

劉德威

劉德威，餘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貞觀初，歷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寃猛，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祿。○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騎衛郎將事。繩母尤謹，與弟廷景為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易從累遷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授之，曰：「為長吏折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富。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褐死，天下冤之。易從子。

據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貞觀中，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矣。」我事止不除。五註願為舍人。周旋吐納。高智周傳

邢文偉

邢文偉，濟州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承時。孝敬皇帝見宮臣文偉上書曰：「古者六十既冠，則有名。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徵，膳死之。皇帝簡選英俊，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謁對稀簡，與內人獨居，何殊登揮天寶，使漆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研精極意，而未聞將衛耽誦，致勞比甚。風虛奉陛下恩，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並廢學，諤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諭，能達此樂。」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幼諫吾。」

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建弘文館學士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秦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是无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祠稱周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鐘期聽之知遷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宗奉客抵罪文偉坐所善殿內擇自經死

傳美

傳美相州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美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前禮集志黃帝作咸池
項作六莖帝嘗作五英燒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若隋暴安得不斬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術缺為秦制法增鑿頭抽背鉛烹等六篇始皇為焚書律此史於煩不可不盡是時張道源建言官曹文薄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美獨是之為釁沮訛即移反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諫浮圖曰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數瘡追既往之罪竊將來之福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鑿之人主今其徒矯說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石勒乃強壓禁乃弛廢禁主庸臣侵政虛祚短事偏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其議有司惟遵源佐其請肅矯曰佛聖人也文仲子曰傳而古之聖人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美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性所親矯非

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焉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弄對○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弄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謀_{音成}至入中國而鐵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弄病未嘗間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葬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葬○弄雖喜蟲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論篇武德時所改況刻定十二單號皆詔弄云

呂才

呂才博州人。太祖觀時祖孝孫增捐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溫廣博白才天授。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即詔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誤僞淺惡世益拘喪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掇取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刪其三篇卜宅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堪輿經黃帝對天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未異。巨為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貞謹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禡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精善之家必有餘慶宜建祿而後吉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殃宜劫殺而後灾乎葬命篇曰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算說出於巫更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善惡妖至晝有百二十家不可法也帝詔造方城圖及教

飛騎戰陣圖屢稱首難上常丞卒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凌弋博
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勤文明初年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選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感言
東都勝境可考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憲方大駕長驅接節西京子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
崇秀北對嵩印右賜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說
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
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
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大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
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顙頷唐虞不敢荒怠
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寧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
神發怒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
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竒怪暴虐詬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慙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
為虐為瘞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瘞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
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
泰山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闢而不昭殆留此盛德○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
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衡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

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宿者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復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臣謂不數春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大學久廢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睡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于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廢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奸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僉算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概為衆推者以使者之禮禮之詳諱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點陸並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宣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真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則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置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公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戾秋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寧

卷五
通鑑 十一
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十人五之督吏及計之十
舉五後斤不山也計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當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錄九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令拒而遣還不使人朝恐非禦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依不自安烏鵲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前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指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古岳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種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灑湯薙罪天下蒙慶感得自新近日詔獄精滋鉤捕友黨株連推窮以抵擣刺宜廣撫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贊政所以治若陛下好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贊人終不肯至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贊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猶鷹隼不掇翼董蒲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邪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不效以是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一噎而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謀一餐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鲠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費不可

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勤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營戶祿竊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苟興師十萬則不萬之家不得安業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則人安矣虺誠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道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使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恤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諱切許孟反子語故奏聞輒罷聖曆初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捕送獄死○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王通曰是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世以為法論曰遇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興來俊臣曲之子昂固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法刑孰若以王善示之庶天凶歎為之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之知也以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有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倫下焉勸后立明堂興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不邪心不至於甚之且世之武夫愚人弗逆酉正一見人者之狀不覺以手加額而良心油然以生子昂不言殆于是矣

互註方外十文

陸天慶仁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憐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骨肉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主璧於房闈以脂澤汙漫之也贊者不見泰山贊者不聞震霆子昂之言其贊贊歟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少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勤止畫地書空以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為陳倉

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榜此孟州以
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
獵同州校戶數反漢書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以遮禽獸而獵取也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百穀歲茂收幾十二使場圃畢勞
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發約○累連給事中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願守其城百濟故將福
信引兵圍仁願詔仁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命城時定方
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全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
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擊鼙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革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戰全勝之日
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
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武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
從其議乃請益兵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四戰皆克百濟餘黨悉平仁
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算復戶版開道路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
營屯田以經略高麗先是貞觀永徵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始
絕及破百濟平高麗有功者皆不貳敘州縣購募不領行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資以鼓士心時劉仁願
為單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嶽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
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變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未可去仁願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苟利
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
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領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制平達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
軌乃率新羅百濟僕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總章元年副李勣討高麗平之咸亨五年為鶻林

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罷之進爵為公予及兒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武后臨朝拜左僕射卒○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其式所劾慢辱之竟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相善致聲譽得更下歡心

互註號解事僕射載至德傳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贊乃盡畀以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磧盡宣道者達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微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武師將軍至西州諸番鄒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覩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行儉偽約畋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遣人趣召都支都支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卒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邊禽之遞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高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行儉討之行

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力勁弩以羸兵掩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去羸兵走險賊騙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固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阿史那伏金復與溫傳合行儉繼反間伏金懼請縛傳自此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殺虜備遣置使往勞既已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金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之功不錄數日渾濬之事古今恥之王榮曰晉伐吳王渾破孫皓不進王濬聞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流蘇植作渾奏密奏二人由此交怨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卒諡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余興世南耳所撰連譜草字雜體數萬言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勑其據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勑楊炯頃反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勑楊炯頃反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衝虛豈享福祿者哉炯顧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為世名將○初平都支遮匐發環寶不貲有碼鑄盤鑄或始反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容

裴光廷行儉子

光廷字達城擢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玄宗有事岱宗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閒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依今將告成而擢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依遠也此三者名實

乘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賛幣往來頗修和好有年矣若這一使呂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遣使來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恆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未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亦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橈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楊乃為備資格無暨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嵩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接文忠反等王掌曰吐蕃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自亦詎論儻丈哉○上元初高奉使吐蕃具首領論贊等書長曰贊其後曰論贊曰昇贊論虛相反亦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慕猛士討土蕃乃自奮戴紅抹頭來應詔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天授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革士屯田積穀百萬兵以饑餉無轉餉和糴之費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謚曰貞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避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核間簿師德曰客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污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屬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遠遠矣愧邊要為將相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過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部處後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論曰武后意在革命雖嬖臣之奇譖用酷吏之苛法當時之士共以摧嬖臣沮酷吏為名並爭鼎鑊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反之也舍垢耐辱至於再失諸武二張兒曹爾周興來俊臣鼠輩爾度量凝然殊不介涉使武后猜間不生尊敬嗟仰之不暇而狄婆公為行矣師德平生所為厲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唐祚再興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徒謂其無曉曉之辯顯顯之跡指為克謹善辟名者曷知丈夫君子所不為流俗之耳目者

互註袁客師嘗渡江俄一跛男子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袁大
個傳贊曰仁軌等以兵聞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翟尤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真能以遇反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耶

崔神慶

崔神慶舉明經武后時拜并州長史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於朝果奏削妄為之○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古者呂太子用玉契此試重慎防萌之意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閑略不盡流欽州卒

崔琳 神慶子

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舒仲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璡親禮之每所訪達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

何疑乎潘書聞之泣然曰古遺愛也○子嚴諫讓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珪璵俱列榮輿榮音駁有衣載曰榮一說形亦駁有衣世號三駁崔家○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願平帝曰然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難者眾卒不用

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人第明經為人俊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道旅有盜竊其衣橐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微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延載初天則居宰相十餘年阿附取容匿若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舉之畏慎是恭過子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滸閉坊門以櫓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澭者溫乃定反叱牛不前恚曰廢宰相不能和陰陽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桓彥範劾免其官武后意中釋之間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賤無不賤再思裁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易之兄司休詩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綵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偉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俊無恥類此

竇懷貞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艱激衣服羸儉不為輿馬豪侈事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御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以水餽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皇后乳媼所謂苦園夫人者故蠻婢也納之不辭世謂媼嬪為阿奢真人不反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

以自媚於后○景雲初睿遠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己附離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
躬謹役作族弟諫曰公位上袞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凡木雜刷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
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禪與太平公主謀逼授
水死○性詭詐喜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賴者誤為之禮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敬蒲州人及進士第神龍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
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婆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鬪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婆葛將兵患邊監察御
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納境外交為國取怨請收付獄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
堂侍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訖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號帝
為和事天子韋氏敗被誅○楚客性明達冒於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待命以媚帝帝大嘉識者以
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單位尤愛韋相反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
外附韋氏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擢明經永淳天授間高宗時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
授太子經○景龍三年中天子將郊欽明與郭山憚陰迎韋后憲諱立議曰周官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
禮肅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初后屬婦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
明自言能八風舞體魄醜據地搖頭睂目不曰下戶板左右顧盼帝大笑虛麻用歎曰是舉五經歸地矣
○景雲初睿宗若水勑奏欽明偽儒無行以詭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請斥遠之乃貶欽明饒

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王業曰中宗時擢禮部尚書以無以選拔謹曰被夫乃阿附韋氏國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魑魅郊見上帝腥德播闇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家者同科獨保祿領死家等貴音責諭莫反林後不幸邪後之託儒為祿者可少哉云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專以祠解中
帝意有所譖拔大抵類巫覡董曰胡狄反巫覡白圭曰覡漢以來葬喪皆有塗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為鬼事至是
璵乃用之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特以左道進者紛出
焉

諸夷蕃將

史大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勤也突厥謂其子高祖興太原大柰提其沒據麾下委順和戰飲馬泉做於禁反諸軍却
大柰以勁騎數百輩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封
東閣公

馮盎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趙成等五州降叛盎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形勢
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隋亡奔嶺表武德五年始以地降封越國
公○貞觀初或告盎叛太宗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盎不及未

定時略州縣播遠更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奉狀當懷之以德盡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諭盡盡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五年盡來朝俄而羅賓諸洞獠叛詔為盡諸軍先鋒盡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盡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盡○善為治簡薄量擿奸伏得民惟心卒贈荊州都督遷左驍衛將軍

阿史那社全

阿史那社全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處羅卒及踰如禮治家十年無謀慾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騎衛大將軍尚公主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受賞社全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之所取皆老弱陳獎太宗美其廉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捶去復戰拔也所部奮屬皆有功二十一年與契苾何力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烏耆西兵出不意撫敵震恐進屯碛石社全因拔都城王據險自固社全攻凡四十日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達懼抵南徇諸酋長示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數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於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者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全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間人矣永徵六年卒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鐵勒莫質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屬擢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均等討吐谷渾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何力冒圍奮擊虜拔靡去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及還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所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始何力母與弟在涼州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薛延陀毗

伽可汗方強乃魯其母弟使從何力曰我義許圖不可行眾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
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延耶天地日月曉鑿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何力被執
也或謔之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股必遽脢曰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
詔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余何何力曰禮有
親迎反廢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威不及一
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搆不戰而禽矣帝然之後如其策○帝征高麗詔
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猶逼創基城拔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刺
臣此義士也大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進大將軍徒封涼卒諱曰殺○始龍朔中梁備仁新作大
明宮植自楊於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謂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備仁
驚悟更植以桐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號毅有謀略高宗遣使招誘乃詣劉仁軌降達左領軍員外將軍從李
徵玄擊吐蕃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突厥軍走帝歎其才調露中吐蕃入寇常之
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婆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
守而運餉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石是食行士精戍邏有備凡壯軍七
年吐蕃侵畏不敢盜邊段周興等誣其反捕繫獄授縊元人哀其枉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靺鞨音朱後入中國至多祚號勇善射張柬之將謀二張以多祚素感慨可動以義

乃從容謂曰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大帝謂高宗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暨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興亡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答曰苟蒙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擊暉李湛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后病臥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耶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與夫侍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處人雖有功不宜其與輩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接兵不戰為其下所殺籍沒其家

贊曰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鴻挺不可違蓋巧不足而諱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具志無有願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全渾城古威反跋跌上莫等反下徒往反效勦之部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諱有餘故也臧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已上傳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陷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氾反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功在諸君若達上柱國貞觀十六年改安西都護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儀拜龜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龐茲破其國城龐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有異志顧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相應導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教民營田歲收穀數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於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蹟北者親戚私相遇者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儉以為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青帥慰諭推曖心威匍匐歸命○徙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難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解流藏○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拜行軍總管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時高麗僕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封皖城公韓反後卒諡曰密○儉凡太師太僕卿弟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居鳳泉墅永興方翼尚幼稚雜庸保執苦不棄日望田植樹燎松丸墨為富家高宗立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自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樂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伯仁也絕友義敬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葬反冀州刺史烽邇精明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餓死皆重繩走方翼治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永淳初高十姓阿史那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俄而兵十萬踵至方翼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譎無聞者譎火遂殺七千人賊皆驚潰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諸本並時以爲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巨僅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阿史那元琛入寇詔進擊時

唐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盡虎文鉤解合賊馬忽見奔駿遂敗回降柔乾舍利二部○武后時因程務挺
被殺并坐流崖州卒於道○子珣與兄璵弟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方翼善書與
叔璵齊名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人號悍有氣力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自是賊不入境鄉黨賴之貞觀初
徵等靖襲頡利於磧口為前鋒乘露行去賊一里許審齊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餘黨悉降與程名振討
高麗破之從程知節征賀魯韋精騎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
度疾其功矯制收軍不還參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而閫外之
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乎不因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降文度殺之取其
質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遂勒兵
進縛賀魯以還由是備守障列蹊隧定彊畛間疾收斂疾知唐之州縣括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
辟嘗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都臺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進攻之都臺計窮遂面縛
降俘獻於乾陽殿葱嶺以西遂定○後率師討百濟破之俘義慈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
嘗資珍寶不勝計卒諱曰莊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賤以田為業特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
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主帥攻安
市城高麗卒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揷頭特戰腰鞬兩
弓弓矢蹶呼而馳所向披靡數逐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師還帝謂曰朕舊

將皆老故擢琥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越將上呼交反遼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火故以營宮內帝遠出乘高俄而水入帝殿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年破高麗於貴端城所射皆雁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札側八反左氏傳晉定遇於鄗陵潘然卿試以五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之黃與李由基踰而射之微七札馬時九姓衆十餘萬令號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惱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羣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高仁貴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兵在善用不在眾身率士拔其城因旁海略地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村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為大總管率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趙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瘠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進至烏海以待後援而待封保險不進吐蕃率數二十萬取之糧仗盡沒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厚死○復坐事敗象州會散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邊西不寧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於是拜瓜州長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遁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子訥

互註栗男冠軍傳

薛訥

十七史詳節

卷七

唐書

七

訥字懷言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賄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牛向私一家報上不與○開元初契丹奚突厥數入邊訥建議請討姚元崇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羣犧方不費餉餉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師至燉河訥反為虜獲亡匿其軍訥脫身走有詔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破其衆以老致仕卒○訥性沉勇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平息人父名振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謂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為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左武衛大將軍嗣聖初則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襲突厥下獄務挺密表申治或言務挺與突厥相援結后即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唐璿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永淳中高突厥圍豐州朝廷議垂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隨亂不能堅守乃遷就靈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聖曆中則天授梁州都督吐蕃入寇洪源谷休璟臨高望之見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築京觀而還觀工安反積尸封

是將軍

多殺臣士卒暴勇無比今賴識之后嗟異○西突厥諸蕃舉兵相攻武后詔休璟請不少還盡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議屯買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請楊再恩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中宗復位加右僕射封宋國公延和元年睿卒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繩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張仁愿議集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漢南無虜患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故後起宰相頗為時譏嘗其當國亦無他此益初得封以賦餉數千故聞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為營幕盡尋其五服親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部音主有文武材武后遷殿中侍御史○神龍中中檢校洛州長史會毅多盈仁愿一切捕殺畿甸震懼無敢犯先是賈敦頭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歎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為突厥所敗詔仁愿代之時突厥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神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業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馬牢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王賾

王賾子賾反沧州人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為術檢事擢明經第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賾始築雜郛罿成卒墳江上徒附水闢屯田數千頃以息耕灌百姓賴之刻石

頌德○進并州都督長史曖上言突厥向以圖亂故歛春與部落無間延條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罅久必為患且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邊置淮右河南寃鄉給之程糧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勤卒議者若謂降秋不可以南處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復積兵之寶閒點虜之患此上策也停降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成爲備擬費甚人勞此下策也置之朔塞溫成禍萌此無策也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曖將兵以討曖聞行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職事君不以患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拜兵部尚書卒諡曰忠○曖氣貌偉特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具攝下肅臺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曖上疏申治宋景曰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曖曰魏公以忠得罪苟得辨雖死弗悔曖卒後信安王禕詳版討冀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曖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曖墓表異之乃遣使祭曖廟

贊曰唐所以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竊討殊閼纖取其國猶鹿豕然可謂選植其才歟失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環仁慮用以丞弼非彊所不能耶據功名之地則鮮鮮矣休環仁慮益
宰相無他琬益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泗洲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寥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諸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病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娶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與作神羞是時盛夏溥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壘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悅順跪上凡反○顯慶元年高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織大理因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義義方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勅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大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香港反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譬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輩殺下姦臣肆不復調往客昌黎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直卒不容於時

互註

一世豪傑而死墓

元傳

貞平王
又音貞平也

員平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一祖誠之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半千號非吉惠及通書吏舉童子對詔高第長事王義方以過秀異賞義方嘗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高宗上書自陳臣家貧財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英豪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員居半及第之未第者茅茅無反草也行年三十懷志潔操陞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卒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因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責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何罪耶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半千進曰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為左衛胄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足行宜留侍制擢正錄大夫詔入閣供奉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族少年非朝廷德遺薄麗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降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謫斬二州刺史半千不專往更常以丈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卒更民哭野中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監察御史考分察百廢追接州縣賦訟公事累年不決思彥勘辦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會易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頃委撫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

立醉胡腰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集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半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搆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嘗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謝罪與諸武諧思彥思彥自免去故蹠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帝召問不見時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為御史裁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客汴州有張僧徹者蘿墓三十年詔表其闇請思彥為頌鈎陳二百不受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徵復召見用思彥久去朝儀短梗野拜忘踏舞李敬玄劾奏徒斥為卒子死

死

韓琬

琬字茂貞，落魄少崖檢據各反，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唐荆州刺史明經秀才進士等李常莊，吏執酒有急者為賓，其次為眾賓，與之行錢。主人揚聲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房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馬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勤而耕者眾，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倫薄，以生民至重，更食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爵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學校不屬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其故，奈何難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仕巧智斥寒謗趨勢者進，守道退諧附者無黜陟。不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渝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也。今日之天下，亦昔日之天下也。豈不悲哉！

之不教其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

上凡尚反下無格反

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則盜賊多矣

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粟價抵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歲大體未闡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專割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閱擬者十人今當還者亡匿以免往還司從客有禮今如仇敵貿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磁精粟相參今匪賛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欵闌今軍屯積年往倉儲盈衍今在所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毳旅忘桑梓也裨祖似反詩云惟桑與梓父母之所植也鉞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致死而抵刑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桑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猶直無反當且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宿賦絹非時穀購縷益責丁別二縷人多徒亡既日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頗報則弊已甚移機罷督乃聞詔可

蘇安恆

蘇安恆冀州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舉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異福與敢言安恆授國唐清及國也唐洪初上表者授之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間處舜慕虞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歲又陛下二十餘子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諸以都督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本宗之天下有隋失馭草雉鹿唐家親親事戎旅以平定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今太子平德已盛天意人事還歸李氏誠能高擇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有歌之斯盛事也書聞不報○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恆

獨申敕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切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寧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獻脯先嘗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語偶謂易之交亂且反四國烈士樹碑碑墳也忠臣鉗口上其罪以爲懼有所封束也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无名臣今計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書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誣殺之賴祖序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天授中累選左補闈時選舉滋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舉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朴為先辭文為後故人崇勤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慟于木蔭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消利勝於名則會暴滋煽蓋莫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違晉先門閭房越反又廣續扶月反在空曰閭左右曰閭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誇之言詔禁文章浮辭時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解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事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令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疏取附顧陛下明制頑峻科斷無當之浮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官御昔吳起將戰左右遺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生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法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

之路消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地善反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委時四夷竄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禮並為逐客聲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斤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樂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告晉郭歛江統以夷狄處中國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笑厥叶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宦戎狄步輶門服改禮廟石布反語習楚夏窮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必在樸昔申公奔晉使于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連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亂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彌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矯漢謂窮蹙周於城郭韓虜美於章綏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元海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縷鱗鰐巢陽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暉盡節然臣猶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殆謀之造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境無事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亂百姓潰震登嚴勤守備闢境賴安○景雲中唐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括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反為王所構出歧州刺史卒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瑣飾誇侈而不法求禮以為識驚五角反金龍丹體胡部反珠玉乃商瓊臺寶座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上書議切久不報○時契丹陷幽州鎮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裸萬鍾正可鞭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後歷階進曰天子富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璡曰秦漢皆

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吾處虛天下事邊塞何使陛下歎之曰止○久視二年後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子平固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變也舉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耶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令陽氣積升上高閣反直也而陰激射冰此天變也主荒臣僥倖暑失序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翻坐下魚臣反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

柳澤蒲州人鍾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廢為參軍先是中宗時長寧諸公主及后文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及姚元崇宋璟輔政自能斟酌官數十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閣上疏曰臣聞樂不委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通譖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網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間同薄貲然舉選之署若閻闈然胡封反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覩豈可忘鑒誠哉且斟酌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諤先帝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郡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又言尚醫奉御封君慶以巫覡小伎魏列狀招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奸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政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障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弱乃令鍋煩者保法明德舉萬邦禮樂室家齊歡惟陛下慎厥初修莫終夫驕奢起於親貴紀綱亂於寵倅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倅則天下畏寵倅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耶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耶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

使朝夕納諭其有逆於耳謀於心者無遠罰姑求之道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怠貲姑求之非道蓋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追忠讌者貴之則忠讌進今儲官肇建王府復啟頤樂溫良博聞恭儉忠敏者故曰有忠臣謂之忠敏為之僚友乃請東宮置拾遺補闕武后垂拱元年選舉賢謹固時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違頤樂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今陛下去其太甚闇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婚枉鑄城宜在厥初使居罷憲危觀過勢善唯陛下默奢僭驕怠進橫棄行業以歸其非心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開元中玄轉殿中侍御史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大薄澤上書曰昔寧臺無實明君不忍象著非大忠臣情歎慶立求媚聖意操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祖範貞觀中為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洛罪萬死範進曰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愚帝方解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擢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惑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帝在職修舉誠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禮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示羣臣后怒出為眉州刺史劍南有盜夜掠人盡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凡三徙終不得至京歸卒為酷吏周興所陷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十被

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明與
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
詔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人頗工文詞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
天子詔禮官議眾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如韓琬為高郵主簿高郵主簿
充州使文師官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
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取吏
整嚴雖錄秒罪不貸科亡沿木苗蕭至忠被召欽緒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歷
汴魏二州刺史卒于沈

蔣沈沈充之子

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洛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天寶間始河南
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訊覆檢旬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乾元中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長
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擾其清也○遷長安令元
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還沈以故薄卽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再遷大理卿持
法明審號稱職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德初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內使就試故不許臨曰

有所疑奏執其罪令移疾臨卷解歸與之約囚如期還○遷御史大夫韋挺者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眾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獄三千人○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刺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而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各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固當若是乃自迷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高宗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賄嘗死以財相謝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義於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意在律有八工族戮于隱護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跋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免死臨後為潮州刺史卒○臨儉薄寡欲不治宅第性旁通專務長人遇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缺不為限故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復遠為法

唐紹賦之禁

紹為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整給鼓吹詔曰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惟功臣認墓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窮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闈閨哉不肖玄宗講武勸曰子無為嫌若某尤惡少決毫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敢謬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嘆曰稚至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饑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謂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尤惡少決毫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敢謬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

無施不可爲用贈因極推引○乾封二年高宗與勣同爲宰相時高宗造蓬萊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鹿馬萬匹帑廩覆虛帑也嘗取金幣所藏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廢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言爲減鹿馬數千○改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還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駁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文瓘請息兵以懷異俗詔可卒諡曰懿○四子皆至三品時贈萬石張家○文瓘兄文琮好寫書筆不釋手○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於農今廢不立田畝荒或未之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境民悅從之卒於官

徐有功

五世孫商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來車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連掩掘護送楚掠擬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后輒勤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時琅琊王冲遭家奴背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會中坐連誅人告餘慶擊冲謀后令俊臣鞠治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與冲合謀明甚請殊死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正同惡虺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后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虺正是已既已伏誅餘慶方令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據唐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

已物故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
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任知古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
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俊臣固請如法有功奏曰後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憲免死後
為周興刺殺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擊鹿尉者勢固自然陛下以
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然相賀○時有詔公則流私坐徒以
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首許故反不首
謂首許故反不首有功奏曰陛下竟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
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
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
曰比選曹議屬公台獄謫滿路事表之情法外構理而刺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陛內牒呼闈不聽
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聞法司推斷舞法深誠都督反制也三司理斷受
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季諱妻龐為其奴
婦以奴某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諱薛季絕粒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季絕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安
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然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
○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謫有功縱逆黨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
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
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奏然不蒙赦之亦不喜后以
此重之所全活甚眾略吏為少莫然疾之如讐矣卒會昌中追謚曰中正○初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
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天下亦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際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惑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于漢張盧若盧曰徐心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宣宗時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寃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製紙為鏽勁矢不能洞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亂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忌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烽可謂仁人也哉謹者謂過于漢張渠不信夫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入科高第武后時累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徵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最少在馬闕一旦變盜或致發動恐南走蠻北走狄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徵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數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譖武后袁母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崔從

融之曾孫

從字子乂少孤貧講學不廢擢進士第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執松柏喪間不應辟命久之遷吏部員外郎給事中成牒以先後巧賦梁光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為御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薦引御史務取實重廉退者○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大計反二州名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譖非單使可屈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述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屬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授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長慶初由尚書左

卷一百一十一

委領節度屬部多神策死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治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莫不敢盜境○大和六年卒下有割肉以祭者割頭照及別也謚曰貞○從為人嚴偉立朝稟授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陪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子慎由

崔慎由弟安潛 內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強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由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俄進工部尚書與蕭何有隙宣宋頃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故為有名帝惡之鄰乘是譖去之○安潛字進之擢進士第咸通中被為節度使乾符初唐僖宗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械城上盾反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嚴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卒謚曰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間具獄未嘗不身聽之○彥曾咸通初被為徐州觀察使晚律令熟辦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於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徐彥伯

徐彥伯兗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萬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達而彥伯李嶠居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雅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為文稍強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可以覆身否長榮辱一擊之龍奮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成世云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舉進士中第累擢成陽尉蒙行儉才之會征入殿引裴居道為將軍價味道作章籠筆而且開倣清潔當時盛傳廷載中以鳳潤舍人檢校侍郎後因張易之敗坐棄官起眉州刺史卒一味道使奏聞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持異位未嘗有所發明病革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棱手生皮毛弟味元當請託不遠因漫折之味道怡然不屑

互註繪象為圖宋刻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天祐拜內史李昭德被罪有司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周君歿趙州刺史中宗即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等怙勢宣詔美吉文竊閭王室復忠戚無冀非常反已不能有所抑獨謹身諱薄自全

崔元誥

崔元誥以舊臺侍郎同鳳閣舊平章事性格謹坐政事堂東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繁外若謹厚而中刺薄每受制羈獄必涕垢索疵不入死不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督紳為慶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舊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使書傳善言允元曰馯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動奏語指示后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為過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案寧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傷俗吏語耶舉明經入汴州來軍為吏証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寶母老且疾嘗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胎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梅平怒權善才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格罪嘗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之法於是罪止棄市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授侍御史王本立怙羈自肆怙羈古反也仁傑劾奏其惡本立抵罪抵罪古反也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惠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糲而餵之使相曉皆其縛歸帝歎其達權宜○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李冲玄以道出姑女祠俗言風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驅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而師灑道何姑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益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舞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又宋開元中置巡撫使又有左右巡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故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欵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益州父老迎勞迎勞古反對也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封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無使暴橫無事之人咸墮冤鬼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頭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遷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歲以

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諫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奉也譖者乃不願知后葉其長者時大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薄晉朝會宣貴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旬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薄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俊臣引仁傑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未少違公為我引揚執柔為黨公宜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面擊書易書褚衣中子光遠得書上變因免死狀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罹賊至驅民保境修守良仁傑至悉縗就田虜間營去民愛仰之復築立祠○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與藉所紀群教所暨三代所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硗確不毛之地碑告文反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征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寃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袖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由貞觀中古卒九姓冊年率患摩為可汗呼干反使統諸部戎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鮮卑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御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邊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恆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豈矣且王者外賓客有內危陛下姑

敕遣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榮客則我得於使壁堅清夜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頓躉之慮頃移利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餉以息民不見納○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能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十惡反附勤勞而有天下傳之于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上侍遇反附合食於廟也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率德昭數請彈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哭厥入趙定殺掉甚嚴詔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房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無土著連與調濟煩苦傷破家產別屋賣田削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備禦兵義授送大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澗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潛藏山澤救之則出不救則狂山東蹙益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甯為可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當法顧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李指固略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參

死必感恩至是觀族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逢淮未寔宜寬征斂之徑有不急之務就令工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歷中唐卒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杜致遠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鸞馳授之祥中宗即位封襄國公○子光嗣聖歷初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為光嗣以相職間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王崇曰左傳祁奚舉子子平為中軍尉君子不以為私

狄兼謨

仁傑表弟

兼謨字汝誥及進士第剛正有祖風厯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擢給事中左司史溫度支繕帛文宗以經教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對曰典史犯職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有與其失信盡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認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剛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願望則職業廢矣卿異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璽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係知臨民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半由已貽弊一方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郝處俊

表兄許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障賊遽至舉軍危懼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耽耽不顧密料精銳擊之虜部眾壯其謀○時浮屠盧伽逆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解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帝納其言○咸亨初高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

御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當疑秦法為寬刑軒汎夫耳匕首鶻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慶中宗令狐德柔劉肩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高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負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誑詐之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眾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遷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石治陰道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事還宜卒帝哀其忠○處俊資約素土木形穀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詳諭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都許富如田彭○孫承賢為通事舍人后素衛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碑其尸附承賢也斬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互註言志願宰天下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事益盛敬則諫曰臣聞季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

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教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激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殼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考說權樂開王道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晏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上求於反莊子仁義先正之道僅止可久處耳注云蘧廬猶傳舍也一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舉器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革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狗上古侯反漢趙唐漢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趣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振濁不規行療飢不鼎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繢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蕙斐之角牙頓奸險之芒及塞羅纖之妄源掃朋黨之廢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稿史歎曰董狐何以加生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也○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進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市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敬則後為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為魏知古為舍人張遇敬為右史皆稱職一始任湜仲長統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為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固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季多祚王同皎竟月將燕欽融並獲復矣尚

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冉祖雍等所誣謫於是追贈秘書○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鳥白鵲棲所居樹接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督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漏洗光滅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後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奸人衝怨仇尚以逞清非智反
蓋有也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藏之獄貞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璟排張易之于朝取良嗣批薛崇義頌吉公凌武懿宗吾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仁傑逆巡諭議言隨涕出謂厲聲色以折凶淫徒勞人耳宦若以理感之但太子復位則人心自固雖百張薛莫爲哉方茲時太宗德澤在人心以危難各驗其所養虎狼噬逆撫臂直前者多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考惟梁公一人耳武后有英材者也徐敬業既誅召羣臣屬意皆汗下不敢仰視謂文法吏驕誕不快人意患得一奇士任使苟非英材孰能然哉其喜亂好殺正自覺其非特橫勢怙逆不得不爾然其長慮如顧之計亦審矣何則當時犯顏忤旨者不盡肝膽於酷吏之手則反懸懸於無人之鄉至仁傑則屢死屢赦屢遂屢留蓋后意承嗣三思輩皆兒子不可付之不道之基業已亡則扶持李氏者間起而殄之決矣不若還太子與唐家尚可掇善名於後世此所以回忮心而忻然於仁傑也等為女禍殆與司農凡婦執迷不知變意為人所道醜者異矣

王紳

王紳字方慶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蠻番舶市外區環珠前百枝方慶至秋毫無所

索始部中首領尙書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錦雜絲以著善政○漢侍郎同平章事方慶嘗以令幕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
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餽資財誼不可長有詔審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
書四十餘卷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偪示群臣
坐融序其代國寶章集○后欲季冬講武有時不時釋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接月令孟冬天子命將
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
則水滌為敗雪霜大熱首種不入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不違時令手制釋尤
是歲直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方殿名多嫌觸諱一改
之利可長安二年卒謚曰貞○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
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賦書多不減秘府○六世孫搏字昭逸擢進士第昭宗時拜右僕射封魯國公初
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官不平構藩鎮內眷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
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盡戚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內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屢陵是陛下
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此倉唐悟文侯事王肅曰魏文侯與人爭而立耕鑿臣趙雲唐
李德裕於文侯思刺以種文葉感悟乃廢詩上
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吾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
方慶雖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誤矣

韋思謹

韋思謹名仁約鄆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員外郎

不得進官尚書高季輔曰

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搖動山岳震懼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苟言更諫勅之及復相出思謀清水今或弔之答曰吾捐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大夫當敢言此要頑張目明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皇甫公義引為食曾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司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徒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誠名曰耳目官固當持立鴈鴟鷹鸞羣衆金之偶余何屈以抑之○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也非獨不答曰班列固有差榮何尚姑息耶後致仕卒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高祖李淵進士第遼東人也擢太子舍人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本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善處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臺賦議端
當世亦自廣其志掌天官道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者夢○明臺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摩程上大成殿大都督若亟毀而敗則是底朽木乘膠船也上大成殿大都督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略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堯舉舜猶必試諸難兄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異小人哉書聞不報○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錄授平允議者公之時議草敍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諉辭援筆而就眾歎其壯卒謚曰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篤勞苦輒取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撫母感痛為均愛世比晉王贊高進士承慶解恩賜舍人式后召嗣立謂曰爾父余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

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利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遠後庠序廢故曾子真缺
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賤後生以僥倖升寒林平流以替棄去並拱閭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遺補遍
盡經術不聞猛暴相等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第一入太學尊尚師儒各揚物教然
後審異於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楊豫以來大抵屢與王公士人至連類競狹
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鋟煉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廓天地之施普雷雨之仁皆原洗刷天下勝然如向
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麟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蟠唐休璟俱承曰朝
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進請遣善屬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
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兼檢校忻州刺史由是楊再恩等十八人悉
補外景龍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俸食邑者眾嗣立建言令
廉帑耗竭帑地財貲全弗所資無一歲之儲伏見督立寺觀溥侈鑿麗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墾
下豈不是恩又食封之家日月猥取臣觀國初食封不過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又封家
徵求侵漁百姓怨歎或貨易誅責曾無少息下民寧乏何以堪命臣顧以丁課一造太府封家詣左藏仰
給禁止自微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
之舉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闈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
而遽選務進徵辟比肩雙踵故文者治官則同邪誠汙或者治軍則庸懦弱國家大事豈莫此刺史
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群鴈下者多與州吏部年高不善力舉者乃擬牒額輕用人
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良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
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開元中卒平謚曰孝○初嗣立代永慶為鳳閣舍人永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

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韋濟嗣立子

濟開元初元宗謂鄧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頤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韋弘景嗣立孫

弘景擢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郎吏肅然望風修整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詳識底脚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還禮部尚書卒○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入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廕外方涉海風濤發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廕使濟而風訖復○擢天官侍郎或言其爲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責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雖黨又薦其友崔立碑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膳部員外郎同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秋莫知歸終取來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復當有興者又曰吾嘗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諸子皆美才而衆先景仰其誠和名

陸象先

象先少孤識沈遠舉制科高第時吉項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理糧泉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璣曰為官

擇人豈以吏部子與至公耶。○景雲中唐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家先人望宜
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為主之。正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謀士高廟為時推尚湜曰陸公加於人一
等公主既擅權召宰相議立甯王象先不可主怒更與竇懷與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等坐為主
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舊凋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為益州長史政尚仁
恕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朴野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
蜀化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卒謚曰文貞始宋先名
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馬○弟景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累擢覆州縣殿最欲
必得實有更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
札以隸補新鄭令政有風績譽融於宋先後母弟也象先被旨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摶戚人多其友
元方從父餘慶

陸餘慶

餘慶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善子表贈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達
鳳閣舍人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籍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終太
子詹事益曰莊○雅善陳子昂等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武后時酷吏用
事中宗朝韓良貴主斜封大行蹈利嗚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責黜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
不赫赫訖無悔尤

王及善

王及善洛州人父君愕有沉謀從太宗征遼死于陣及善以父死事襲邢國公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

魏州刺史武后諫曰遼唐蓋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爲牋卧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宣后悅曰崇寇本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後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復臣凶狡不道汙衆善良天下疾之不剝絕元惡且授亂賊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及善不其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昌左相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人及進士第天授中則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多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獻魚集而武后用日知議○景龍初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然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諷審示它日謂日雷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直挺何能爾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遂日知曰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中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房嗣業從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先告青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耶公持咫尺制真爲孽辟卽欲攬亂一府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更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咸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僚有功來後臣僕思止專治詔獄時遇徐杜者生來僕者死○延載初同平章事后嘗李秋出禁華示宰相以爲祥眾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國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鑿倫瀆卽爲災今草木發落而本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多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

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復出為并州長史

李懷遠

生懷遠字廣德邢州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陰懷遠辭退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陰而官吾志耶擢四科第累遷同平章事潞趙郡公懷遠久嘗益索約不治居室嘗以軟段馬豆虛鉢望謂曰公貴顯固當然耶答曰吾幸其副不願他駁卒謚曰成子景伯

李豐伯

晏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迴波詞或以詔言媚上或要西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唐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盧備議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倚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道顧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檢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由是停都督

裴炎

裴炎字平龍齊州人寬厚寡言莫有奇節補弘文生休辟它生或出遊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固與武后謀廢帝為廢帝更立豫王為皇帝召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奏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后不出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明辟厥不討而解崔譽曰閭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下獄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后曰朕知炎反遂斬於都亭斬籍其家無僅石之巖○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沒薄之乃斬降虜五十餘人識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

為陰福有知云

劉祚之

劉祚之指許
舉及字希善常州人父子異在隋為著作郎靖直有行嘗面折僚友極退無餘言卒百藥曰子翼
晉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奉襲譽希其孝表所居為孝慈望祚之少以文辭稱遠
弘文館學士上元中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高宗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
以置之計之之宜人人異謀祚之獨勸帝最戚紓百姓之急帝納其言○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忠
孝朕子賴以師矩冀逢生麻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令盡繁禮之恩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
可待也○武后時房光啟坐累狀訴於相府審味道謂曰太后旨祚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
道歸非於上取晉州加祚之大中大夫后因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祚之
引咎於己忠臣也王德真推順曰載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賈大鷹曰
后能廢昏立明益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垂拱中以拒制賜死於家初祚之得罪廢宗申理之
祚之曰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臨誅神色自若捉筆得數紙詞無衰到人皆傷之

郭翰

郭翰嘗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甯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就翰館以筆紙置於接謂
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為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
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去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擢第遷吏部侍郎永淳初謁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害豈賊未良

橫道不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市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
享國永年與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眾至十不收一取舍清奢夏商以前
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同為太僕正命曰慎
簡乃係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蘇道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
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錄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於今以刀筆輩才薄
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庚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
之眾可委數人手乎又戶厥任者間非其適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親故委悠悠風塵
此馬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位官者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
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閭有素資望自高大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
國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追法三
指法追義四曰刑政又理後文
以下試始書門第科謂之入等非先德後言之謹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亡糟糠富者餘梁肉故
當具獎之法則廢棄朽鈍以駁之太平多士則簡選毫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鍊為急切見制當
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逮經久之策但願望晉魏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
即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譽臺侍郎同鳳閣書臺三品玄同與裴炎姚文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明後
為周興所誣玄同言后老矣當復皇帝后不察賜死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部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舍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間乾祐雖彊直而曠小人嘗為吏所賣坐流驩州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如意元年拜屬閣侍郎同平章事○王慶之率僚佐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苦諫慶之因奏曰以親觀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時火後臣僕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昭德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懼沮然昭德頗恬權為眾指目兵備上疏曰陛下自長壽以來則厭怠細政擢委昭德參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強復無督下民窮狗同列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旨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違言不可制又從之臣觀其驕乃大於身暮急而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贊將以託人尚思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后由是惡之來俊臣語以謀逆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原庶莫不冤躍德而快俊臣

吉頃

吉頃洛州人性陰兇敢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敏故后倚為心腹聖歷中則天進天官侍郎易之○兄弟以寵盛恩自全問頃計奏出頃曰公家以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曰天下思唐久矣屢陵斥外相王幽閉公盍從客請相王屢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質之資也易之如頃教后竟乃定既而知頃與謀方見問頃對屢陵相王皆生于先帝顧託於陛下以之有所付乃還中宗明

年瑣坐第嘗倡宮財徒始豐園草

論曰鎮逼腹裏委襄天下北面而不辭孟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姿一曰攘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重子皆歿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惡實惡中外未有嚴毅之意特以一言之戾乘炎遲廢之其後改歸武氏炎方效忠誠以存唐議者謂炎時闇子幾本非有邪心者大炎曾不得與叛逆者盡其信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異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尤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暴棄履嗚呼炎獨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廢帝後值一娘戀女子深居房闈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弄國切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復辟乃途窮欲善耳非炎本心也

贊曰異乎夷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益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吉頃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督矣遠矣憲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夫可以事君者云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授參軍直○武后貌天下浮屠鏡營佛寺作大像延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耗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治之金為冢然猶得為之法不足高也全天下虛竭蒼生彌弊謂宜先連境賣府庫養人力后喜之因是罷役○會令詔市河南牛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玄宗開元中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咎聖莫事危則志銳情苦則厲深故能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汎婦氣始日月所燭無所濡澤而陰陽愆候九穀失稔天

意始以陛下春秋靈感不崇廟有大功輕弃絳而不法恩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賜願深厚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戒誠懶約心削志登端士放佞人於恩懷獨歸薄後賦去淫巧捐珠璧或謂天威不足畏而上帝為怒風雨迷錯荒鐘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搘離愁苦辱墮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荼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闇見何遠孤其望哉○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方謂將集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威更長驛勞遠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銷二也千里遠舉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豫防三也狄人獸居磽漠之間之石田免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繕錦至后國市大馬廷珪曰大馬非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敕必然之忘天下之幸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卒謚貞穆○廷珪美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躉於仕履奏爲之人尚其方介

互註開元初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賢
哥是也周利貞傳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人叔祖諱貞觀中本為庫府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永淳初湊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景雲初唐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為農月令功趨末務本恐天下有受其餓者不聽湊執爭崔湜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

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為濟費萬計○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奉諫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而且別立寢廟與稱宗之義誠推遠太原尹卒子見素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累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敍平允罕有舛誤下意聽納人多德之玄宗苦雨潦謂宰相非其人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韋帝欲用之溫為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寶華宋是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遂拜同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舊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難將作矣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懇論之帝不入其語未與祿山反從帝入蜀兼左相○肅宗立與房琯崔漪宣揚制命帝曰今帝立命朕如釋負矣煥卿等善輔導之○肅宗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殞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薄領鳩散退部文符僞溢見素奏宜明條納以為持久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上元中致仕詔稱之應元年卒謚忠貞子誨

贊曰楊立國本與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貨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韋誨

謂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眾帝意猶豫誨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高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走幕帷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

大悅

韋顥

顥字周仁諤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議論典雅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裴垍嘗之李絳在郡蕭使皆布衣舊禮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資運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敬宗立為吏部侍郎卒○所著易經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叔謙子知人知人子維繼

韋維弟維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金陵會歲饑均力勸工人不知勞從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刺領○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房外宋之間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繩長文辭據養榮屬孤幼無異情夫寶初皇為秘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總判是國簡以善職稱

韋盧心弟盧年

盧心字興遠維子舉孝廉神龍中中遷大理丞接大獄實懷真剴幽求有所輕舉虛心据正不撓為工部尚書卒○盧舟厯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初維為郎時柳于庭及盧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欵容自淑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絕、鄉黨舉秀才高第永淳中高宗累官威儀杜瑾以百鍊鉤思復思復方并日食而綬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縣民州勅責對曰人窮則盜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訛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

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獲思復上書天災流行庸可盡歟望陛下悔過責躬省不急之務任至公
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謹赴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思復性恬澹不喜為纏察累遷吏部侍郎復
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初鄭仁傑卒無為
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韓朝宗

朝宗初應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
無乃為狄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聖德帝不聽○開元二
十二年初開十道採訪使朝廷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
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韓公井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昂汾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神龍初中大水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
王樂闇過罔不興拒諫固不亂樂闇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與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
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窃見自夏
以來水氣勃戾洛水暴漲漂溺百姓傳曰簡宇廟廢祠圯則水不濁下自陛下高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
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
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夫塞變應天實擊人
事今霖雨即閑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
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保荒之蓄馬因斬佚人窮斯詐起

為奸道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急法設而偽不止長吏會會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人眾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數嚴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
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吐渦反達春月賛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元黎如武三思等誠
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願陛下速俟人親有德疏奏不省進殿中侍御史卒○時又有
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可不
慎哉自領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食廣未實不謂國富
而乃雕鑄木石勞費日深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覓坊邑相率為澤脫隊驥馬胡服名曰蘇莫遮安可以
禮義之朝法胡虜之服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蓋聞不報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第侈費過度威興佛
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太常卿掌正卿司農卿光祿卿鴻臚卿御衣僕卿大理卿衛尉卿太府卿膳部卿省位而闢其選故
賞不僭官不溢士有完行家有廉節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於古以行今臣
得言之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可謂至重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
將變愛成增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取三怨於天下使盜藪士不盡力朝廷
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其愛何所恃乎今倉廩空虛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連土
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崇身以害教今掘地穿山彌府虛帑
他費及金廣殿長廊窟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民蟲
是有佛之仁異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勝廉清是有唐虞之治帝不省○睿

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用度不時財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達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舉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取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等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減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帛常爛芻蕘貢賦百釐歸歎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蓋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而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之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嘗皆謹選取兼萬代詔莫四夷陛下亦見也若法太宗治國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食餧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爲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憫勢以繼羅謂王法何少微坐死累遷顯王府長史卒

李渤

李渤字潛之勃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宋宰吳革况交童薦之語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勃上書對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錦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委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觀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臣樂善言如不得間自即大位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茲非太平之運歟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殺屢歲符限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羣盜渠之凶銷鑠宿深迎風而委伏四海而環拱一夫平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舉

時矣又稱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微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解少就多傷於原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無朝廷有關政職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拾遺衆軍○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諸天下患致治平訖今不稱去人寡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遭陛下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制令崇孝佛教九族慶諫路黜選舉復優選定四民者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讓大夫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謀都五辨憲渤海外處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會皇甫鏞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海上書願下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於農夫農國之本立而太平可議矣穆宗立詔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海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既文昌體昌既政支支陛下即位倚以責功治亂安危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俾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張拔舊典拔復百姓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等未聞憲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戶稼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請考中下率絳張維素李益諫幸驛山鄭覃等諫政遂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革不嘗革以贈死請降中中許李同佐翼應考中下然傾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裴通職修翼應考中上以封母捨捨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海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今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號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海舊事為復貲朝廷制請如故事勅諭遂廢○會田弘正表渤海為副元頴勅奏渤海舊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卷辰入問吉凶反唐制天子而坐殿百官入見日入閣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頓

外
若遇反勃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露跣足彫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集既積矣饗必生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備然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國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不當許再納愚妄訴者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僉紀律薄厥勤正不顧患道量封無閑日天子雖幼昏亦感悟○太和中卒○勃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廉以言斥而倖直不少良取反

守節者尚之

裴濤

反身

裴濤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據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兩河用兵濤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指
出納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濤諫曰凡譯有官專戶之歲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
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閼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官閭臣領之
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濤本正末宜塞侵官之源出位
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權起居舍人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前中殿病渴溝諫曰夫除天下
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
者壽與榮無虛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
地宗廟必相以億萬之永今乃泌等以丹術召神更相稱引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歟術
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資志水大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烹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
若乃藥制者所以療疾豈常進之解武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乎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

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賜江陵令穆宗立潞等誅召溝再遷刑部郎中卒謚曰敬
○溝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倖所持律下便反謂庶僚之專權者嘗哀古今辭章繙梁昭明太子文選皆
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監鑑至竟以樂棄天下世益謂溝知言穆宗雖誅
溝而後稍復氣方士布衣張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爾養不以外物
掩耳目聲色敗情性錄是和平自臻福慶高宗時孫思邈達於養生其吉曰人無故不應胡服藥有所偏
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制節宣乘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先帝晚節喜方
士累致危疾陛下不可蹈前覆迎復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彊之系出滻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御史
鄭注誣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昔東海誤殺一
孝婦大旱三年臣噴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救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
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其道勤正義人忌之陷不測之喜衝恨而沒天
下土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用空竭桑弘羊與算推之利然卜式請烹以數雨死申
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出為理匱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匱
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輸御之臣謂國出禁中暮而入為天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
可否熟事未重靈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聞成末卒

李甘

李甘字和農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

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歟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王崇曰貴觀中詔載行封拜相令將並用白麻不用印即而麻出乃以趙僕為廊坊節度使甘坐輕肆疑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縣是注不卒相甘終于敗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愚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復有誅矣斥竄事默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賣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常事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賣直自榮者也如張廷珪歷營幕相車秦是營金仙寺魏忠憲侯嚴嵩之子至嘉靖三思不宜仕機要半替否毛無復科封官之後至勸爭晏朝清諫方士母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罷較危不得不爾賢哉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文學通春秋工文辭景龍二年中兼修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全酬答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余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靈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駒子良子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者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與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生所以達暮興也伏見胡樂號曰合生昔齊襄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趙數聲俱皆亡國之音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奉進不納玄宗立貶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以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

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孺衡